

女醫生手記

國家考試

留學與深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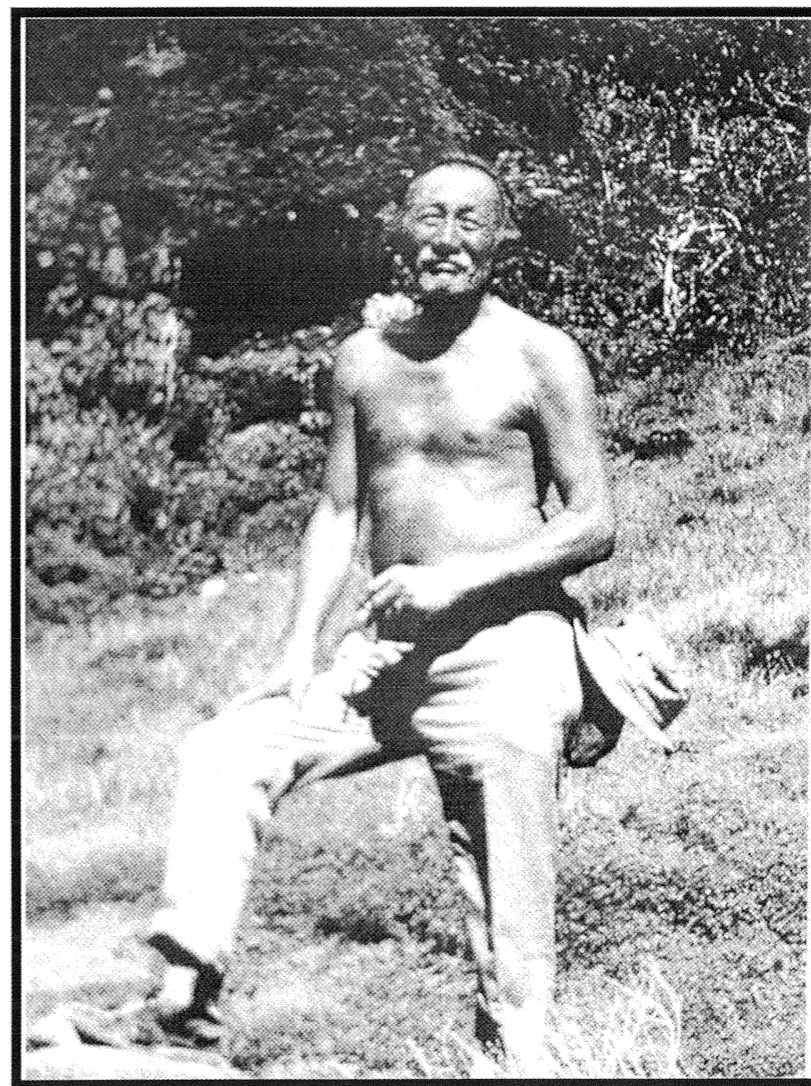
教會醫療

癌症醫學

劉其偉專訪

原來一個人 也能活得那麼漂亮

畫壇老頑童劉其偉



人物：劉其偉

撰稿：林怡青，曾一舫，方瑞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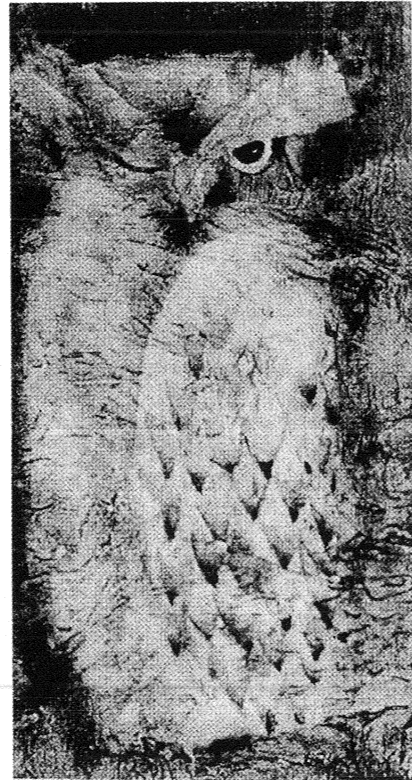
一、叛逆 貓鷹

「我從小就具有叛逆性，不像其他同齡的小孩那麼循規蹈矩，經常自己計劃著要『離家出走』。」這樣叛逆的血液一直在劉其偉身上奔流著，並沒有被歲月削弱了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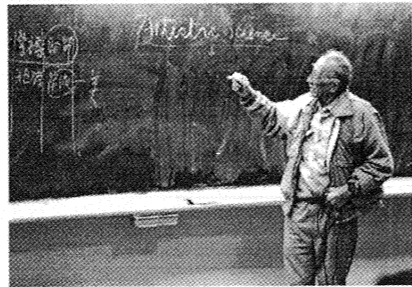
年輕的時候遊遍扶桑三島，走過長江流域、西南邊區及緬甸叢林；劉其偉的生命也從一名工程師「出走」，成為一名畫家、人類學者；探險的腳步更從六十七歲起遍及了中南美洲、婆羅洲及非洲。他的一生令我感到好奇，也令我感動；對於他的毅力及探險精神更一直讓我深感佩服。

當初對是否能夠採訪到劉老，我們一直沒有把握，因為害怕像他如此知名的人士是遙不可及的。但是，就在我們傳真一封信函表示希望登門採訪他的隔天，馬上收到他的回函。劉老很親切的表示，歡迎我們到台北採訪他。這真是令我們興奮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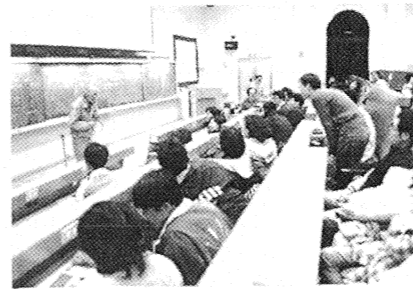
四月四日兒童節，我們三個小孩子懷著緊張又高興的心情，找到了劉老位在新店市一小巷內的公寓。這棟公寓不大，平凡且有些老舊，真是在我們意料之外。劉老的工作室就在這棟公寓的五樓，沒有電梯，八十幾歲的人，每天就這樣臉不紅氣不喘地上下走動。當我們坐在劉老被群書所圍繞的小客廳裡，問道：最近是否有什麼工作計劃呢？他馬上彎起嘴角，高興地說了：「我昨天才從玉山回來，去了三天。我現在在玉山雪霸國家公園當榮譽警察，金門也是。也常去花東海岸。」「夏天就要到了，要去所羅門群島。主要做人類學的採訪。」這位愛好藝術及探險的人類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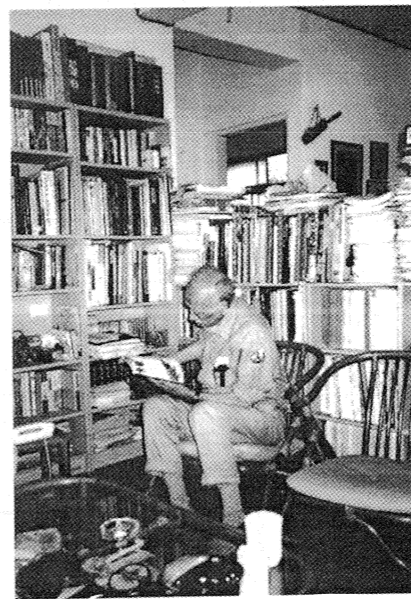
劉其偉 貓鷹



劉其偉於本校演講



演講時回答學生問題



劉老專注的神情

家仍然停不下腳步，仍然不像其他同齡的老爺爺那樣「循規蹈矩」。不知道的人絕對很難相信他已經八十七歲了。

劉其偉今年的所羅門群島之行是受當地大使館所委託，而和台灣農技團有關。講到台灣農技團時，他說：「他們是無名英雄，在很荒僻的地區開墾，連電燈都沒有。植物的生長要看到成果，很慢很慢。像我們這種人是最差勁的，在吹牛啊！騙飯吃。」八十幾歲的人了，講起話來卻淘氣得很，一點也不矯飾。

他的這段話以及神情，讓我想到了他在自己創作的一幅「貓鷹」下寫的幾句話：「人人都不喜歡貓鷹，說他那副妖眼不正經。但我獨愛貓鷹，因為牠曾經給我人生的啟示——不會飛以前就離巢。」那副不正經的妖眼看在劉其偉的眼裡，應該是一雙銳利而直視事物根本的眼睛，就像他看待生命裡如此豐富多變的人、事、物。而他自己，就像卡通裡有智慧的老貓頭鷹呢！

二、顛簸 學習

劉其偉生命旅程之多采多姿總是為人驚嘆，但所謂的多采多姿有時是很殘酷的。他走過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及越戰，在日本經歷世紀大地震、在台灣則見證了二二八事件。這裡頭多的是顛簸及坎坷，而外人卻難以知曉。「不會飛以前就離巢」其實是他生活與藝術的寫照——在羽翼未豐，腳步未穩前就踉蹌地摸索出自己的路。

劉其偉生於福建，家境原來頗為富裕。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父親經商失敗，劉家遂告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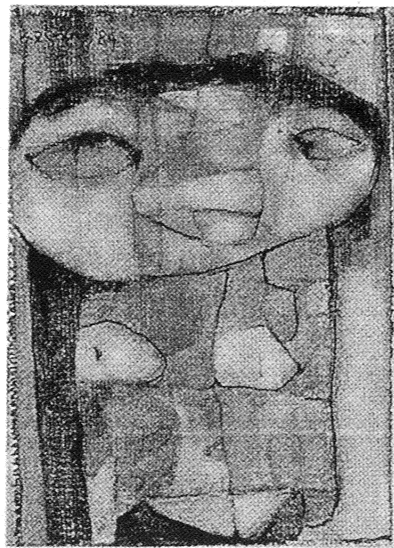
產，並積欠了大筆的債務，在他九歲那年全家避禍逃赴日本。這段生命的雕塑過程對年輕的劉其偉而言是嚴厲的，他曾寫道：「舉家逃債到日本的十多年間，由於家境不好，父親的心情也極壞，再加上母親在懷我時生病，我出生後母親即因而病逝，對父親的打擊非常大，雖然我是獨子，但他不喜歡我，沉溺於生意失敗的痛苦中，不太關心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養成了我自卑、孤僻、消沉的性格、缺乏愛的心靈更是深具敵意，凡見到的人都是『來者不善』。」

這樣的劉其偉，很早就學會靠著自己的力量生存，也深刻認識到生活的困難。高中時便全靠打工維持生活，及至他考上東京官立教習所（相當於國立大學），領得日本文部省發給庚子賠款提供的獎學金，在生活、學業方面才沒有了顧慮。但濃厚的自卑感仍難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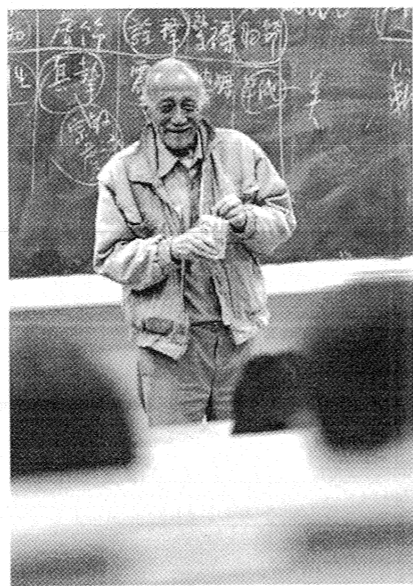
對於踏入繪畫及人類學的領域，他說：「也是求生存，一步一步碰見什麼困難才找什麼新的求生的路走。」但除此之外，二次世界大戰滯留西南邊區時期，對他的確有很大的影響。

民國二十八年，他以自己的專業知識投入兵工署。軍駐雲南下關，並經常來往雲南昆明與緬甸臘戍之間，負責補給運送軍火工作。那時常可見當地少數民族，如白夷、羅羅等。他們鮮艷而亮麗的色彩讓劉其偉產生極強烈的感動與好奇心。「那些緬甸的山頭人哪！站在陽光下，真是漂亮，當時我一點人類學的知識也沒有，就是覺得世界上還有這麼不一樣的地方！結果到了台灣，發現我們自己也有這麼漂亮的原住民。」劉老曾高興地這樣說著。這是他日後研究原始土著民族的濫觴。

那樣亮麗的色彩在劉其偉心中留下了根，而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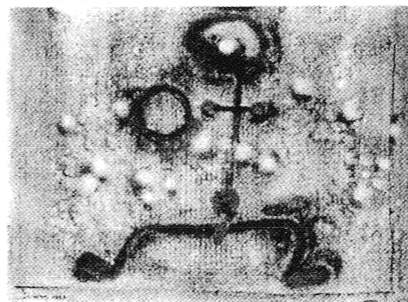
劉其偉
基隆山的小精靈



劉其偉於本校演講



劉其偉
人生三部曲(2,3)-自畫像



劉其偉 運動員

爭還帶來其他的影響。他嘗說在戰爭中學到了許多，尤其是「感恩」。也逐漸體會人世間的愛與關懷，他肯定地說道：「愛是學習而來的。」

三、興趣 專注

戰後劉其偉來到台灣。先後在金瓜石礦廠、八斗子發電廠、台糖擔任工程師。那是一段窮工務員的歲月。「…大半輩子受困於金錢財物，於是，汲汲營營為多掙點錢，保障生活也保障尊嚴。」他如此寫道。當時就是為了賺錢貼補家用，他翻譯了很多藝術方面的文字，而從中累積了許多知識。也在偶然的情形下，在他三十八歲那年拿起畫筆，憑著他勤奮不懈並且專注的特質，將自己的嗜好走出一條他自己的路來。其實劉其偉的繪畫及人類學都是「嗜好」起的頭，但都走出了名堂。

在劉老的工作室裡，他泡了熱騰騰的茶，還拿出了一桶專為小孩子準備的果凍，要我們盡量吃別客氣。然後和我們談到了關於興趣的發展。他說：「在你們專業之外的嗜好，最好能很專注地去做。就像我一樣，我是學電機工程的，在工廠做了三十六年，悶死了。但我喜歡欣賞繪畫，也研究很多書。」「把興趣當作一種專門的學問來做，深入研究下來，不但興緻會越高，成就感也會越大。在國外，業餘的專家那是太多了。在非洲長頸鹿會吃一種刺桐的葉子。有一陣子長頸鹿大量死亡，許多人去研究，最後發現這種植物若是被吃得太厲害會產生出一種毒素來，那也是業餘專家發現的！」劉老很積極地向著我們說。接著繼續講得我們都笑了，因為他講得那麼直接，對於賺錢的事一點也不避諱。他表示：「我們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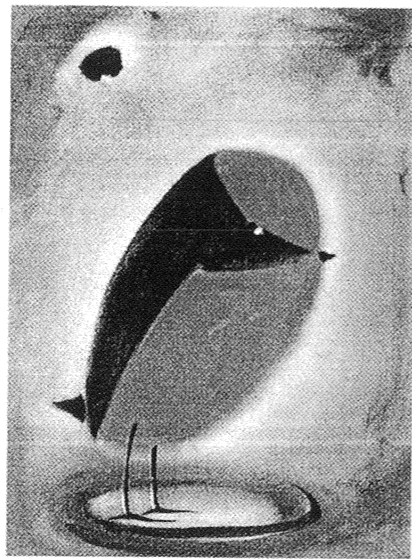
一種娛樂，不要做了就算了，能賺回成本最好。因為你賺了這個錢，可以再做另外一個 project 呀！」「像我，說不上畫家，只是畫匠。但是我現在的畫也很賣錢啊！農委會委託我畫了一百多張，我就賺了他不少錢，何樂而不為呢？像出去做人類學研究，我可以不要公家的錢……。」

若能專注地去做，嗜好是一個人潛能可以發揮的很大空間。就以人類學的採訪來說，同樣是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與一般的觀光有什麼不同呢？劉老告訴我們，就是出發前的研究及看待事物角度的不同。從早年對台灣排灣族藝術、中南半島古藝術的研究開始，及至他退休後積極到各處去採訪探查，所到之處不僅包括台灣本土高山土著，還到菲、韓、中南美洲、婆羅洲、非洲等地的土著部落。每次出去前，他總是找尋許多相關資料，加以閱讀研究，而後再實地觀察紀錄、詳加印證，回來後還一一整理寫成報告書。這就是為什麼每次出去，不管時間長短，他總會有論文或專書出版的原因。劉老說：「你們不要只是當個觀光客，那太浪費了嘛！大家排排座，笑一個，照個像，有什麼意思呢？那種照片拿到雜誌社人家才不要哩。」我們三個人在一旁尷尬的笑，因為他說的正好是我們常做的行為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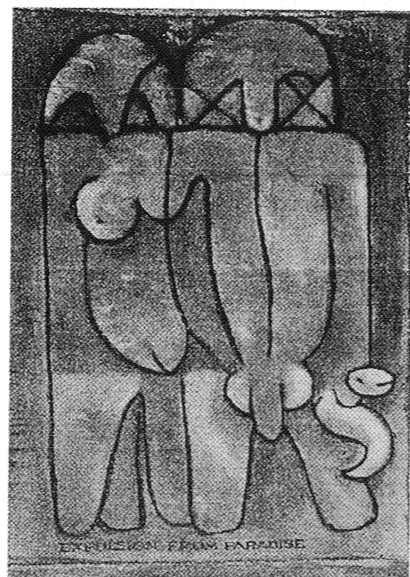
四、求名 求利

雖然劉老總愛自嘲道：「我的畫很爛，我只是畫匠而已。」其實他在裡面著實下了苦功夫。

1965年越戰情勢緊張，美軍以優厚的待遇向台灣及菲律賓急徵軍事工程人員。當時生活困危



劉其偉
薄暮的呼聲(八)



劉其偉
亞當與夏娃(2)



劉其偉
亞當與夏娃(1)



劉其偉
基隆山小精靈(1)

台灣及菲律賓急徵軍事工程人員。當時生活困危的劉其偉毫不遲疑地去應徵，憑著工作經歷，馬上被聘用了。在越南和同宿的好友二人志同道合，常於工作之餘一起繪畫。除室內作畫外，他們也經常到戶外寫生風景。在漫天烽火下，仍冒著性命危險，勤加作畫，不但假日畫，白天畫，連晚上也照著手電筒畫。此外他深入占婆、吉蔑、暹羅各地，將古代的遺跡、原始的藝術，用畫筆，用文字紀錄下來。在越南因為支領高薪材料充足，以及作畫及研究的熱忱，年逾百的劉其偉在繪畫上跨過好大一步。他還說：「我是在越南發跡的。」從越南回來後，他寫成了「占婆藝術探訪」，也出版了「中南半島行腳畫集」。還在國立歷史博物館成功展出，畫家之名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劉其偉早期的繪畫風格受到當時一起研究繪畫的同好及請益的對象，如馬白水教授等的影響頗大，筆法簡潔，常帶有中國水墨的趣味。後來的越戰時期是他自我蛻變的開始，從具像到傾於抽象的表現，原始藝術已經開始融於他的繪畫生命裡。

劉其偉作畫重情、重思考。他始終服膺表現主義大師—克利的繪畫主張：「畫畫，不只畫你所看到的，而是畫你心裡所想的。」從電機工程師到作畫者，他在繪畫領域中沒有受過一絲學院派的訓練，卻是廣納吸收，造就了他自己可深可廣的藝術生命，也在繪畫中他得到精神上很大的調劑與舒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劉其偉對藝術的觀點是入世的。因為早年的生活使然，他對「貧窮」有極度的恐懼與慨嘆：「許多人問我八十年人生中最恐怖的經驗是什麼？那還用問，當然是「貧窮！」「男人沒有錢，就沒有尊嚴。」所以

他覺得經濟是人生存基本的必須。他也向我們提到：「畫起碼可以分二種。一種是純藝術，完全是精神性方面，非常出於一種學術性的。應用美術就完全是我們生活所需要的。像我現在為農委會所畫的，只是一種文宣，不算什麼很好的畫。」在他看來，藝術性的繪畫是為擴充思想領域，不斷追求進步，畫風是較具研究性質的。但是一個畫家也可以有商品性的畫。雖然是為解決生活問題，畫風較迎合大眾口味，但是也沒有不對。

劉老還開玩笑地跟我們提到，幾年前他受邀上一家電視台接受訪問，節目快終了時，主持人希望他為年輕人講幾句話。「我那時候啊！就講了一句話『求名求利』，就看見主持人的臉色都變了。」「後來我又加了一句『求之有道』，他們就強調地重複好幾次這句話。」「求之有道」是真的很重要，但是對於功利，我們為什麼不能坦然去面對呢？

五、遨遊於藝術間

穿行畫路四十餘年，劉其偉本著他勇於冒險、不受拘束的冒險性格，不斷開擴新的畫材與新的視野。水彩媒體一向是畫在畫紙上，尤其是台灣水彩畫家。但他卻嘗試著作畫布水彩的試驗，並增加壓克力、粉彩和蠟筆等混合媒材，使他的作品呈現多種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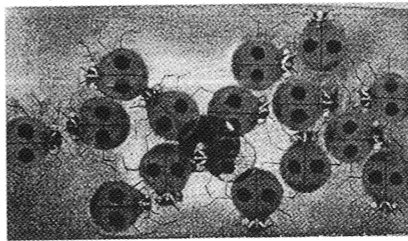
林惺嶽在「試探台灣水彩畫的過去、現在、未來」曾評述道：「劉其偉的水彩畫非常靈巧有趣，不時流露天真與詼諧的氣質，沒有學院的嚴肅固執，也不像時下水彩畫家喜歡一瀉千里的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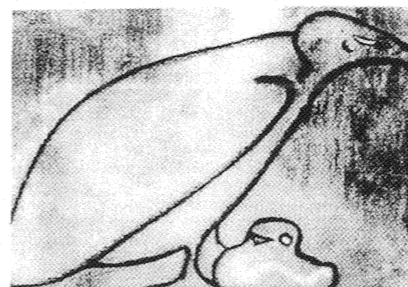
劉其偉
老頭與婦人-自畫像



畢卡索
牧羊神與少女



劉其偉
瓢蟲的婚禮



劉其偉
母與子

用固定的技巧。由於他對當代繪畫眾多派別與主義的熟悉，因此從後期印象主義、表現主義、立體主義、抽象主義、到超現實主義…等等，他均吸收體驗，創作技法則幾乎遍嘗了當代也界水彩畫壇裡流行過的許多方法…」「但是過多的嘗試與過廣的閱歷，總也有躊躇的一面…他對當代繪畫面面觀，觀來觀去觀多了，反而有所猶豫，未孤注一擲的抉擇一個目標深耕，以致未能千錘百鍊出具有震撼性的大作。」這是劉老繪畫上的遺憾，但這也就是劉其偉；他是台灣畫界的化外之民，從不以正統自居，卻自成一格。另一位水彩畫家楊恩生則表示：「他最大的貢獻就是讓一些沒有具備美術科班教育的人知道自己有潛力去追求藝術家的生活和創作，知道藝術不是貴族、不是少數受教育才能學會的東西。」

對於繪畫的學習與創作，他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他認為「了解」、「技巧」、「創作」三者，絕對是可以同時並行培養的。欣賞是創作的開始，而創作即技巧的形成。在早期為青年朋友寫的一些文章裡他寫道：「繪畫的訓練不似一般的科學必須倚賴基礎學理與數學公式的證實，而是允許自由的試探與實驗，讓學習者開始就試著創作，運用想像力與潛意識，從試驗的過程中，產生偶然性的繪畫效果，如此可以增加畫者的好奇心與信心。」「由偶然發現的驚奇對創作的誘發，較之予以固定安排的訓練內容，其收效當更有力而迅速。」這些話給予喜歡藝術的年輕人很大的鼓勵，也指引了一條方向。

在繪畫思想方面，他寫下這樣的文字：知識越豐富，越能幫助你觀察周遭；由於觀察，才形成你創作上的中心思想。最後你再去注意你的表現技巧和手法也不遲。因為一個畫家的創作，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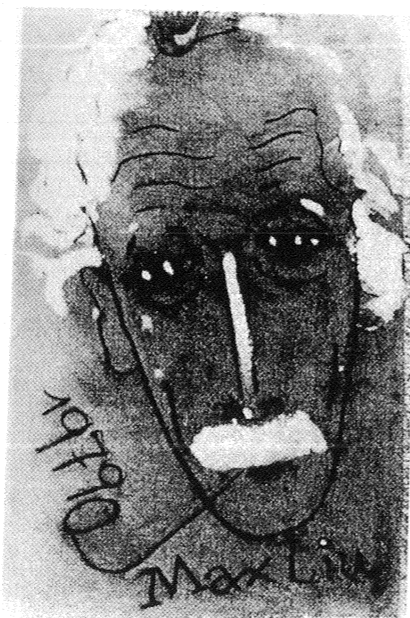
時雖然技巧尚未熟練，但由於情感的反應，也能發現解決的方法，從這種創作行為中，不論畫家或兒童，同樣地能創作一幅好畫。

學習繪畫，在思想上所下的工夫越多，則靈感的出現機會也愈多，感情越豐富，作品的內涵也越深。同時，也唯有這種「思想」的作品，才能擺脫庸俗，表現出「真理」、「完整」與「自由」。

六、原始 探險

人類學，這樣一個陌生的學科，也能無師自通嗎？劉其偉以他的興趣及性格裡裝載的勤奮因子證明了這一點。從完全沒有人類學知識開始，他大量閱讀書籍、請教專家，自己也開始走訪各地探險。成為各符其實的人類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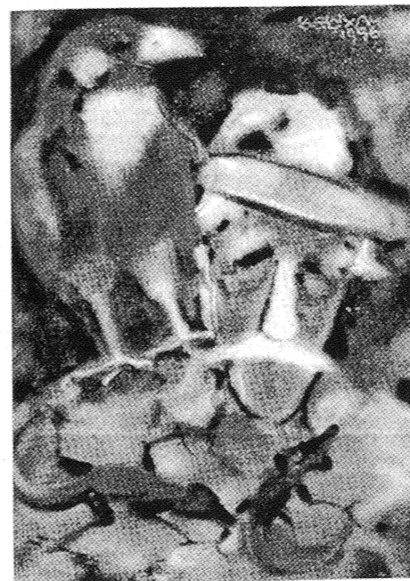
從繪畫到人類學，這樣突兀的轉變，一定讓許多人感到奇怪。其實，「原始藝術」是這中間的跳板。他說：「我喜歡原始藝術，也喜歡現代繪畫，而兩者有關係的。為了解原始藝術，我必須了解它發生的背景，所以我到人煙稀少的地方，到原始部落去，只是進行調查採訪的工作舉動，在別人看來就說是『冒險』了。」雖然劉老這樣說，但是我想，說是冒險一點也不為過！劉老晚年才走入人類學，他也表示體力真是大不如從前了。或許是造化弄人，在他還有體力時，卻不能得到肯定，沒有足夠的錢去做這些事。現在有人肯提供金錢讓他去做這些研究，他已經沒有那樣好的體力了。但是他始終對這些採訪調查研究，興緻比誰都高昂。他曾表示：「我很迷啊！比作畫還迷。」他也告訴我們：「那都是很陌生的地方，會很興奮啊！但這工作很苦，要你喜歡



劉其偉 自畫像(1)



劉其偉
人生三部曲 - 自畫像(1)



劉其偉
保護動物 - 自畫像



劉其偉
那段潦倒的日子 - 自畫像

做才行。沒得吃，沒得住，沒得喝，大便不方便，蚊子又多，危險的機會也很多，但是台北市的斑馬線也是危險。人啊！和那些毒蛇猛獸比較起來，牠們反而禮讓得多。你不讓牠受到驚嚇，牠不會來侵犯你。」劉老這樣輕鬆地說。但我在心裡想著，這些探險一定有我們想像不到的艱難與喜悅。

劉其偉早年為生活汲汲營營，卻在晚年拋擲大筆資金作人類學的研究。劉老執拗地像個頑童似的跟我們說：「我最討厭向別人要錢了。我才不要先開口，我一定等別人先開口，像去紐幾內亞的那一次也是別人先提出要做資金的提供的。」他那個神情就像個小孩子。但是這裡也講到了重點，每次的人類學「長征」龐大的贊助資金是必備條件。從交通工具、嚮導、挑夫等都需要金錢。

但是在探險裡，他找到了一種感覺，一種比金錢更令人感動的愉悅及成就感。對於叢林和沼澤的古老感情，他形容，是宗教的教誨和真情。而和純樸、沒有心機的土著民族相處，是最讓他感到舒適自在的。每次辛苦了幾個月探險回來，將帶回來的資料、標本、圖片、攝影等一一分析歸納的成就感，還有將探險成果貢獻給社會的感覺。這些全都是他永不止息的動力，讓他停不下腳步。他也想過，就是死了也是就地掩埋，了無牽掛。

七、藝術的擴展

對於原始部落與原始藝術，他說讓他感動的

寫下這樣的句子：

非洲土著也知道如何去享受他們的人生，他們樂觀、容忍人生的苦難，也盡情享受性的快樂，並且認為兒女全是神的賜與。生存和康樂是向神祝禱最主要的願望。在非洲人的腦海裡，「生命力」就是思想的中心，這種「力」與生命之花所產生出來的藝術之果，怎會缺乏動力與調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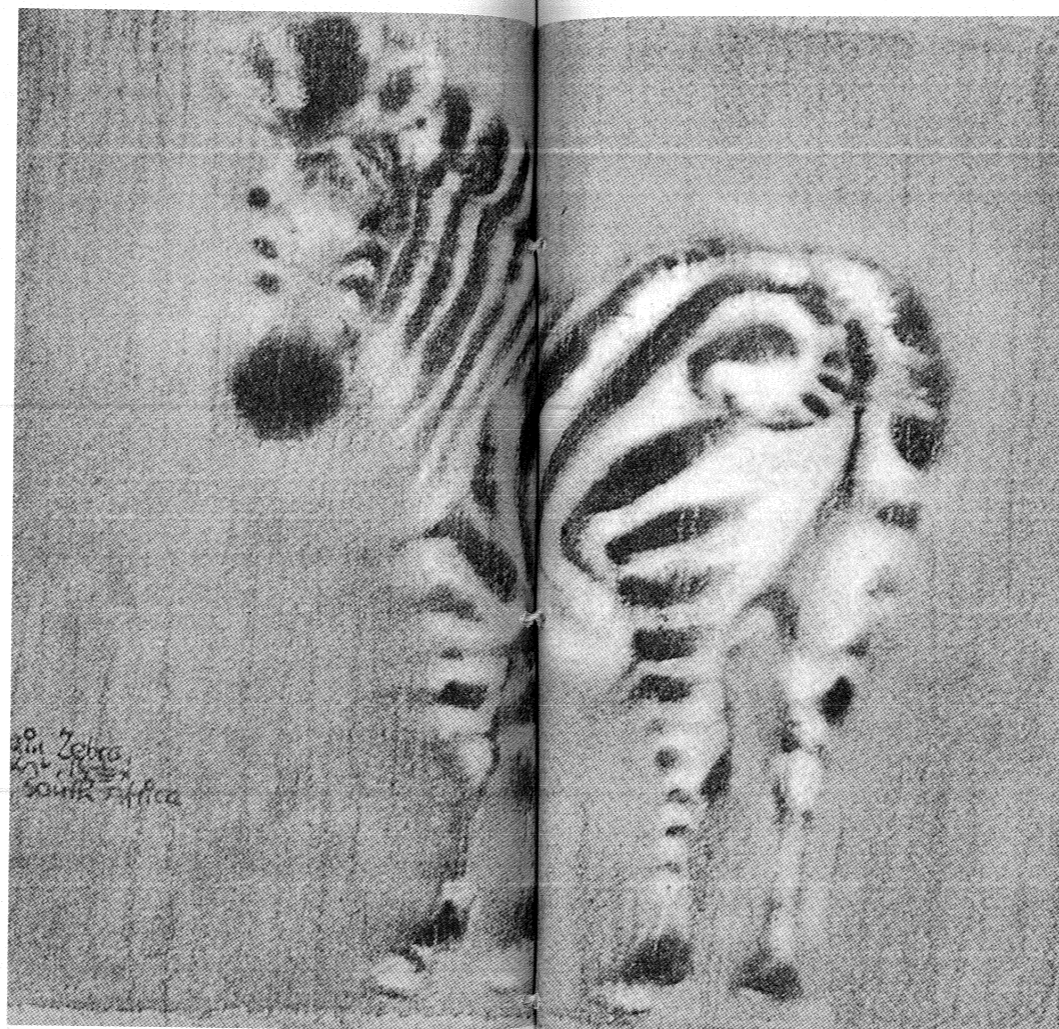
上個學期，劉老應本校美術社之邀在1A01教室上了一堂課。就在我們自己的講台上，我看到了一個和煦而誠懇的畫家風采。劉老八十幾歲的人了，精神還是很好的，在講台上還是身手矯健哩！雖然聽力不太好，但他還是側身傾聽同學們的問題。那堂課，劉老為我們講解傳統藝術及原始藝術的比較，並播放了巴比亞紐幾內亞探險的人類學錄影帶。

講起原始藝術，劉老總有許多話要說，他認為原始藝術是很具生命力，而令人振撼的。所以才產生現代藝術來。但是傳統藝術與原始藝術到底有什麼不同呢？他說：

傳統藝術是：反省、理性、虛飾、詮釋、繁複、細節。

原始藝術是：直覺、感性、真性、震撼、粗曠、單純。

這是兩個不同的體系，要有不同觀點。可是我們現在的美學還是希臘、羅馬那一套。原始藝術還是進不了美術館，而被放在科博館或自然歷史博物館裡。劉其偉認為這是不合理的。其實，原始藝術曾經一度影響許多大師的創作，像畢卡



劉其偉 斑馬

索、康丁斯基、克利等而發展出現代藝術，讓他們畫出不只是眼睛所見的，更是內在心裡的一份感受。

「希臘、羅馬這條路線，是前人走了幾千年的，為什麼我們不找另一條路走呢？走一個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東西呢？我現在所做的藝術人類學，就是希望建立另一個體系做為現在學校美術教育的參考，那麼藝術才有新的前景。幹麼再去鑽希臘、羅馬那個牛角尖，對不對？」

我想所有的藝術與思考都需要擴展的空間。面對許多的限制與壓抑，許多人也像劉老一樣努力著。

八、悲觀卻積極的保育者

近年來，劉老在保育上做了許多工作，出錢、出力外也用畫筆及文字為野生動物請命。讓人們知道要愛動物，知道動物也有生存的權利；我們的地球也要依賴他們才能得以維持。劉老感慨地向我們說道：「人類太貪婪無窮了，賺過頭了嘛！」他的憤慨，我們更可以從下面這段文字看出：（「別殺了」原載於民國81年6月的聯合報，是劉老從非洲回來後寫成的。）

人類的狩獵，原是石器時代為了生存而與獸爭，其後有了文明，狩獵卻是為虛榮與娛樂而屠殺。人類對動物的大量殺戮，從非洲開始迄今，足足持續了一百年。

我嘗想，會站起來走路而又會說話的動物，只知對希特勒的毒殺猶太人而憤怒，但卻很少有人對近世非洲被屠殺的野生動物而不平。白骨到

處堆得高似丘陵，綿延數千公里，而從未見有人為它嘆息過。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懷疑辭典裡當年那些老學究，如何為「人性」下定義，為「獸性」作解釋。

面對現代科技文明的社會，劉老是悲觀，因為找不到人類在整個大自然的定位及貢獻。然而他並不抱放棄的心理，有的仍然是關切與同情，一直默默努力。和我們提到這個問題時，他還是鼓勵我們：「在你們專業以外，必須要了解整個社會的狀況。人類現在到底能不能取得一種生存方式，而能夠和大自然維持平衡，這是我們需要去思考的。生態保育其實是一門很專業的知識，我們並不是要每一個人花很多時間去得到這樣的知識。重要的是要有保育的「意識」。」

九、永不止息的人生哲學

「我現在快九十歲了，上帝很照料我，我每天晚上工作到二點，早上九點起來。忙得不得了。」劉老表示他沒有什麼養生之道，他仍然抽煙、喝咖啡。現在身體沒有大毛病，應該都是運氣吧！繪畫、人類學、保育工作，沒有一樣他捨得下、他說：「我

仍在繼續創作與研究中，只要生存一天，我就要工作一天，不被擊倒一天。」我想，其實劉老是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與時間。八十幾年來他從不因為困難而退縮，他不怕逆境、危險，也不害怕死亡，只是很認真地去過每一分一秒。劉老畫過一些自己的自畫像，畫裡的他是教師、小丑，是獵人也是保育者；畫裡有愁悶、潦倒的他，也有作著船長夢的他。他在其中的一幅旁邊寫著：

「我給別人畫了很多『像』，但很少給自己畫『自畫像』。為什麼？古代建築師建造廟堂，原是用來紀念國王、英雄和宗教的，但是，最後所紀念的人，還是他自己。」所以不只是自畫像，從劉老所有的繪畫、著作、人類學或者保育的工作裡，我們都可以見到這位智慧老人的容顏。他很喜歡美國牛仔出身的第二十六任總統老羅斯福的一句話，也用這句話鼓勵青年朋友們：「不畏死，方知有生的價值；不知掌握有生之年，不值得一死。生與死，原本都是同樣的冒險。」

劉其偉年表

民國元年：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本名福盛。

六年：劉家經營的茶葉出口生意，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滯銷，積存倉庫發霉，因而破產，家道中落。

九年：移居日本橫濱。父親在渣打銀行任職。

十二年：九月發生關東大地震。劉家在大地震中家產盡失。隨全家移居神戶，恢復入學。

二十一年：以華僑身份考取日本文部省發給的庚子賠款獎學金。離家赴東京，進入日本官立東京鐵道局教習所專門部電氣科就讀。

二十四年：完成學業，自日本回返中國。應徵入天津「公大紗廠」任職。

二十六年：應聘於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任教。

二十七年：與友人介紹相識的杭州姑娘顧慧珍結婚。

二十九年：投身軍職，進入軍政部兵工署擔任技術員，軍階為二級同上尉。

三十四年：二次大戰結束。因具英、日文能力，而由軍職調任經濟部資源委員會研究員，奉派到台灣任戰後接收及修護工程工作。

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以良好的人緣與機緣僥倖安然度過。

三十八年：至中山堂觀賞香洪畫展，因友人一句「香洪是工程師，你也是工程師，為什麼不畫？」的刺激，以及公職生涯的抑鬱不得志，轉而將心緒投注繪畫。開始自修繪畫，並廣泛閱讀藝術相關書籍。

三十九年：以「寂殿斜陽」入選台灣第五屆全省美術展，信心大增。

四十二年：首本譯著《水彩畫法》出版。

五十二年：年初受聘擔任國立歷史博物館主辦之「第二屆美術節美術展覽品提名委員會」委員，年底獲第一屆「最優水彩畫家」金爵獎。

五十三年：擔任政工幹校藝術系兼任教授。從自修學畫者，成為教人習畫。

五十四年：與美軍簽約三年，赴越南戰地工作。在越南致力作畫，同時積極蒐研中南半島占婆、吉蔑等古文明藝術，視野及畫風更進一層。

五十六年：自越南返台。於歷史博物館推出「越南戰地風物水彩畫展」。並出版《中南半島行腳畫集》。

六十年：自聯合勤務工程署設計組工程師的職務退休，告別大半生軍公職生涯，全心投入藝術創作。

六十一年：對菲律賓Bontoc山地作土著族群文化田野調查。

六十二年：出版著作「菲島原始文化與藝術」，獲菲國國家藝術文化委員會頒贈「東南亞藝術文化著作榮譽獎」，及香港東南亞研究所頒發學術獎狀。

六十三年：至中原理工學院（後改制為中原大學）建築工程系任教。且隨中原之研究計劃多次赴屏東及高雄縣等山地進行田野調查。漸涉入文化人類學之研究領域。

六十七年：赴中南美洲訪問，探訪馬雅、印加等古文明藝術資料。

六十九年：前往蘭嶼進行原住民部落之田野調查。

七十三年：赴南非，蒐集原始藝術資料。

七十四年：到婆羅洲拉讓江(R. Rajang)流域，深入內陸進行原始部落之田野調查。

七十五年：組隊探險，再度前往北婆羅洲之沙巴，蒐集文物及資料。

七十九年：台灣省立美術館舉行「劉其偉創作四十年回顧展」。

八十一年：赴東非進行田野調查。

八十二年：組探險隊赴大洋洲巴布亞紐幾內亞，進行文物採集及拍攝紀錄片工作。

八十四年：參與組織「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持續倡導生態保育。

並出版「野生動物—上帝的劇本」八十五年：出版「文化探險—業餘人類學入門」，並以鑽研此領域為晚年之最大志趣。

現在.....

劉老身體依舊強健，每年總有好些日子在玉山擔任榮譽警察的工作，而最近正計劃前往所羅門群島。年近九十的他，生活卻比年輕人更多采多姿呢！